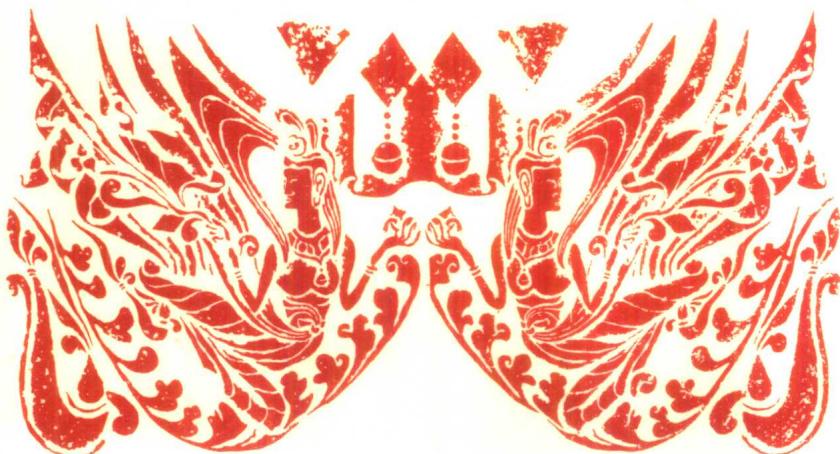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分类集成

6

诗歌卷

(六)



百花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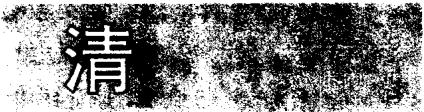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

—
6

诗 | 歌 | 卷

(六)

百花文艺出版社



清

钱谦益 (1582—1664)

字受之，一字牧斋，晚号蒙叟，自称绛云老人、东涧遗老。江苏常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官礼部右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福王时为礼部尚书。入清，以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钱谦益为当时文坛盟主，诗与吴伟业、龚鼎孳齐名，称“江左三大家”。其论诗不满前后七子和钟惺、谭元春，学杜甫、中晚唐及南北宋诸大家，参稽博综。其诗尤材宏富，托旨遥深，“情真而体婉，力厚而思沈，音雅而节和，味浓而色丽”（金俊明《牧斋诗钞题词》），“实开熙朝风气之先”（凌凤翔《初学集序》）。钱谦益为晚明重臣，“降清乃不得已，欲有所为也”（钱仲联《梦苕盦诗话》），故诗中多有禁忌之语，乾隆时曾禁止流传。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

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

何人踞坐戎帐中，宁南彻侯昆山公。手指抨弹出师象，鼻息呼吸成虎熊。帐前接席柳麻子，海内说书妙无比。长揖能令汉祖惊，摇头不道楚相死。是时宁南大出师，江湘千里连军麾。每当按甲休兵日，更值椎牛飨士时。夜营不喧角声止，高座张灯拂筵几。吹唇若角生烛花，掉舌波澜沸江水。宁南闻之须虧张，佽飞枥马俱腾骧。誓剗心肝奉天子，拼洒毫毛布战场。秦灰烧残汉帜靡，呜呼宁南长已矣。时来将帅长头角，运去英雄丧首尾。倚天剑外亲身匣，垂敝犹兴晋阳甲。数升赤血喷余皇，万斛青蝇掩墙翼。白衣残客哭江天，画像提携诉九泉。舌端有锷肠堪断，泣下无珠血可怜。柳生柳生吾语尔，欲报恩门仗牙齿。凭将玉帐三年事，漏作金陀一家史。此时笑噱比传奇，他日应同汗竹垂。从来百战青磷血，不博三条红烛词。千载沉埋国史传，院本弹词万人羡。盲翁负鼓赵家庄，宁南重为开生面。

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牧斋有学集》，以下所选钱诗均出于此。“左宁南”，即南明宁南伯左良玉。此诗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叙说柳敬亭以说书激励左良玉军将士忠君卫国；后一部分劝说柳敬亭为左良玉作传扬名，以免其“千载沉埋”或被人妄

加贬抑。开头十六句，诗人用夸张的手法，写柳敬亭说书艺术的高明。特别是“每当按甲休兵日”以下数句，诗人借军营鸦雀无声、士卒聚精会神听柳敬书说书的场面来烘托，尤见其笔力纵横，而“吹唇”、“掉舌”云云，已将柳敬亭说书的感染力形容备至。接着，诗人叙写了左良玉受柳之激励，慷慨为南明弘光朝效力之壮举。同时也为左良玉受马、阮排挤郁愤而终大为感慨：“数升赤血喷余皇，万斛青蝇掩牆翼”，强烈的对比，有力地表达了诗人的爱憎。“白衣残客哭江天”以下十六句，诗人叙写了柳敬亭与左良玉的友情，劝勉柳敬亭将左良玉的事迹敷演成文，传唱民间。“此时笑噱比传奇，他日应同汗竹垂”，诗人清楚地认识到俗文学的作用，并以《琵琶记》演说蔡伯喈、赵五娘故事为例说明“院本弹词”的作用，希望柳敬亭重新塑造一个真实可信的左良玉形象。当然，由于诗人降清后倍受世人冷眼，诗人为左良玉鸣不平实际上也是暗寓个人的身世之叹。（曾广开）

**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
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
凡二十首 (选二)

事到抽身悔已迟，每于败局算残棋。都门有客送临贺，廷辩何人是魏其？杨柳曲中游子老，车轮枕畔逐臣知。寒灯冷炕凄凉夜，不醉何因作酒悲。

破帽青衫又一回，当筵舞袖任他猜。平生自分为人役，流俗相尊作党魁。明日孔融应便去，当年王式悔轻来。宵来吉梦还知后，万树西山早放梅。

此诗原作共二十首，所选为第五、第十两首。明崇祯元年十一月，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因会推阁臣未能入选忌恨钱谦益，上疏追论谦益往年典试浙江“贿买关节”，章允儒为之力陈，受累下狱。辅臣为之廷辩，亦无济于事，乃坐杖论赎。谦益痛伤此事，赋诗二十首志之。第五首喟叹自己含冤受黜，朝廷重臣竟无回天之力，诗人难免心灰意冷。“临贺”：据《新唐书·杨凭传》，凭贬临贺尉，姻友无人为之送行，只有徐晦送至蓝田，权德舆问其为何不怕受牵连，晦云：“方布衣时，临贺知我，今忍遽弃耶？”诗中以章允儒比徐晦。又据《汉书·灌夫传》：灌夫得罪入狱，窦婴上书为之辩，皇帝命朝臣公议时，只有汲黯、郑当时支持窦婴，其余的人都不敢替灌夫说话。诗人此处显然是喟叹辅臣懦弱，不愿为自己据理力争。诗中流露作者因革职而感伤，悔不早日还乡的心情。

第十首直抒胸臆，抒写诗人的怨恨和辞官归隐的决心，从此亦可看出明末政治的黑暗。诗人用东汉逢萌自叹“大丈夫安能为人役”（见《后汉书·逢萌传》）之语，叙说自己本不求官达；用东汉张俭被诬为党魁之典（见《后汉书·党锢传》），痛斥小人陷害东林党人和自己；用孔融为救杨彪面责曹操，欲“拂衣而去”之典（见《后汉书·杨震传》），自比杨震，诉说其身陷囹圄蒙不白之冤；用王式悔入朝作官之典（见《汉书·儒林传》），表现诗人对官场尔虞我诈的厌恶。尾联故作宽慰语，实是反衬现实的残酷。（曾广开）

狱中杂诗

良友冥冥恨夜台，寡妻稚子尺书来。平生何限弹冠意，后死空餘挂剑哀。千载汗青终有日，十年血碧未成灰。白头老翁西窗下，寂寞封题一雁回。

这组诗共三十首，所选为第二十八首。明崇祯十年闰四月，“常熟人张汉儒诬告钱谦益贪肆不法，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交章白其冤，乃下刑部逮讯”（《清史列传》卷七十九《钱谦益传》），谦益好友闻讯纷纷来探望，“尚书侍郎暨台谏郎署相见者五十馀人”，“故司马夫人命其子走书相唁”（《牧斋初学集》卷十二），诗人赋诗相谢，并抒写其誓守节操，博得青史留名的志向，同时也流露出血碧成灰、寂寞伤怀的痛苦。（曾广开）

众香庵赠自休长老

略约缘溪一径分，千里香雪照斜曛。道人不作寻花梦，只道漫山是白云。

开头两句写遍山梅花，只有架桥的溪壑处才见路径。“略约”，独木桥。后两句比喻新奇，用漫山白云比喻满山梅花，形象而贴切。（曾广开）

岁暮杂怀

卒岁闲门有雀罗，流年徂谢意如何？看花伴侣青春少，种菜英雄白首多。佩剑定须悬旧垅，明珠只合换新歌。剧怜渭水垂纶叟，未应非熊鬓已皤。

这组诗原共八首，所选为第七首。此诗作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时诗人闲居江南，眼见国事日非，而感叹岁不我与，英雄失路。首联即议论横生，叙说自己门可罗雀，实是讽谕执政弃置贤才。颔联紧承“流年”二字，一写诗人之友渐渐衰老，一写诗人自己空有壮志，只能像刘备那样灌园种菜才不受猜忌，眼下已发须苍白，空老江湖。颈联以“佩剑”、“明珠”为喻，诗人希望回到朝廷，为国出力。尾联则又借用姜太公渭水垂钓的故典，再次为自己功业未就而岁已迟暮寄慨。（曾广开）

西湖杂感

冷泉净寺可怜生，雨血风毛作队行。罗刹江边人饲虎，女儿山下鬼啼莺。漏穿夕塔烟烽影，飘瞥晨钟鼓角声。夜雨滴残舟淅沥，不须噩梦也心惊。

冬青树老六陵秋，恸哭遗民总白头。南渡衣冠非故国，西湖烟水是清流。早时溯漠羽弹怨，他日居庸宇唤

休。苦恨嬉春铁崖叟，锦兜诗报百年愁。

这组诗原共十六首。顺治七年(1650)，黄宗羲去常熟与钱谦益相见，欲同招金华镇将马进宝，共图抗清活动。钱谦益即于五月往金华访马，东归过杭州，稍作停留，写下这组诗，诗中借歌咏西湖古迹，抒发了对清朝贵族的憎恨和对亡明的悲悼之情。所选第一首诗描绘了顺治二年乙酉六月清兵攻占杭州时的情景，痛斥清兵的残暴。冷泉，在西湖西北灵隐山下，灵隐寺即临此泉而筑。净寺，即西湖南边南屏山慧日峰下的净慈寺。诗中的“冷泉净寺”，代指杭州。罗刹江，指钱塘江，因波涛险恶，故称。第二首借歌咏宋亡故事，抒写诗人的故国之思。六陵，指南宋六代皇帝的陵墓。宋亡以后，元僧杨琏真伽在会稽发掘宋皇陵，义士唐珏收其残骸葬于兰亭山后，植冬青树为识。又借南宋渡江避难的士大夫多居于杭州来称赞晚明遗民之志亦如西湖水之清澈，含蓄地抒发了诗人的仇恨。自注云：“白翎杜宇事，具《元史》《草木子》诸书。”白翎，指大漠之曲，诗人听此曲顿起兴亡之感。杜宇，即子规。据叶奇《草木子》，元顺帝至正十九年，京师有子规啼，预示国乱将灭。这里诗人以元喻清。居庸，即北京昌平西北的居庸关。“嬉春”是元末诗人杨廉夫所作诗题名，作者以他自比，感伤晚明的衰亡。(曾广开)

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

己亥七月初一作 (选一)

杂虏横戈倒载斜，依然南斗是中华。金银旧识秦淮

气，云汉新通博望槎。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新鬼哭胡笳。十年老眼重磨洗，生看江豚蹴浪花。

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五月郑成功率水师进入长江，与张煌言合兵围攻南京，诗人闻讯，形式上步和杜甫《秋兴八首》赋诗一〇四首，编为《投笔集》，满怀由衷的喜悦，讴歌郑成功进军长江的胜利。这里所选为第二首，开头两句称赞郑成功开始收复南方，并描叙清兵败退时武器狼藉满地的场面。颈联概述郑成功、张煌言进兵路线。“金银”，《地镜图》：“黄金之气，千万斤以上，光大如镜盘也。”“博望槎”：据《博物志》，汉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乘槎探河源，前至一处，见有丈夫饮牛河渚，并有女子授以支机之石，遂以为到了天河。诗人在这里指郑成功之兵逼南京和张煌言已先取徽州、宁国诸路。颈联状写想象中清兵惨败的情景，“黑水”“白山”，指满人根据地黑龙江和长白山。尾联诗人回想起十年前曾因派夫人柳如是至海上犒赏郑成功、黄毓祺义师而被捕的往事，化用许浑“江豚吹浪夜还风”句意，表达了诗人盼望郑成功获得全胜，再造山河的殷切心情。(曾广开)

棹歌十首为豫章刘远公题

《扁舟江上图》(选一)

扁舟惯听浪淘声，昨日危沙今日平。惟有江豚吹白浪，夜来还抱石头城。

此诗为钱谦益入清后所作，含蓄而有深意。前两句以浪淘沙比喻乙酉（顺治二年，1645）之变的改朝换代，“扁舟惯听”则指人对新朝已适应。后两句以悲慨之笔写江豚夜抱石头城，来反衬世人对故国的淡忘。“石头城”南京，故国之都，今“惟有”江豚吹白浪，有作者几多感慨！堪称“槎枒于肺腑，击撞于胸臆”（钱谦益《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之作。只是作为一个曾失名节的诗人，他难以直言。（王英志）

娄江王奉常《西田图》

诗八首（选一）

竹暗花明断劫灰，夕阳多处草堂开。湘帘荡日春风卷，依旧乌衣燕子来。

此诗为作者入清后所作。诗用刘禹锡《乌衣巷》诗之典故而翻出新意。刘诗借燕子反映王侯之家的衰败。钱诗则借燕子重来反映国家的兴亡，寓意更深。“竹暗花明”之景已掩没了昔日“劫灰”，春风依然吹拂，燕子全然不知江山易主之变，依旧重返旧巢。作者貌似客观描述，实际借“燕子”之无忧，反衬自己亡国之悲。（王英志）

张 盖

字命士，又字覆舆，号箬庵，直隶永年（今属河北）人。明诸生。年轻时即以诗歌驰名，工草书。明亡后，因悲愤过度而精神

失常，歌哭无端。自闭土室中，引酒独酌，醉即痛哭，只有好友申涵光、殷岳至，才交谈甚欢。常自毁其稿，60岁时病逝。张盖诗多为交游酬答，写景登览之作，其中常蕴含着生逢乱世、坎坷失意的身世之感，愤激哀怨。其诗文辞精炼、意境高远，五言诗最为突出。惜其诗仅存百余首，申涵光辑为《柿叶庵诗选》。

渡沁水宿穆陵关

斜阳明晚渡，倦马踏寒云。岸动移舟影，沙喧落雁群。山城秋似画，水市暮多闻。老客归心急，无眠到夜分。

此诗见于民国十七年退耕堂刊本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卷十四。沁水，即沁河，流经晋、豫。穆陵关，在今河南省新县南豫鄂交界处。在明末的诗人群中，张盖的“遗民情结”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多愁善感的心灵因未能超越乱世炼狱的磨难而精神失常。从这首五律中，亦不难看出这种痛苦跋涉的轨迹。在时经战乱、交通信息极不发达的古代，远客他乡，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有可能每个士人都会遇到，但在张盖的笔下，这种归乡之思却带有如此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诗人如同一匹倦于奔波的“失”途老马，在异地他乡艰难跋涉、痛苦踟蹰。所以，尽管诗歌的画面是比较明丽清秀的山城水市的秋色，但仍然掩盖不住诗人为客异方的失路之悲。这种归愁，不仅仅是人生旅程中有家难归的悲哀，更是他生命求索过程中灵魂孤苦无依的彷徨、迷惘，故而其心态才是“老客归心急”，是多重的生命不偶的孤愤。这首小诗，画面鲜明，语辞洗炼，意境凄美。（严国荣）

性 体 (?—1653)

字尺木，明宗室后裔，住持沁州之永庆寺，清顺治十年（1653）圆寂。其余未详。有《铜鞮语录》传世。

漁父圖

东西南北任遨游，万里长江一叶舟。梦里不知身是客，醒来大地忽新秋。

此诗见于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重订本沈德潜编《国朝诗别裁集》卷三十二。这首诗以渔父为题，却是借咏渔父以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表现了亡国丧家、客居他乡的家国兴亡之感。前两句欲抑先扬，表面上以阔大的背景，烘托渔父放任自在、不受约束的精神风貌，实质上暗含无所归依的沉痛和无奈。后两句笔势一转，巧妙借用李煜的词句，将无国可恋、无家可归的悲哀借梦酣、梦醒沉痛道来，此句的巧借，与李煜的亡国之感极为相合，词意的表层和隐层与本诗十分贴切，极富表现的张力。“梦里”与“梦醒”的变化，浓缩着明清易代的历史遽变过程，表现了作者对于亡国丧家的无奈和哀挽，作为明室后裔，作者的感触比一般人要更为沉痛厚重一些。看似放任旷达，实为酸楚无奈，内涵丰厚，感情深沉，风旨遥深。（严国荣）

伍瑞隆 (1585—1668)

字国开，一字铁山。香山(今属广东)人。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解元。授化州学正，累迁户部员外郎，擢河南巡道。明崇祯政权覆亡后，入金陵，与诸名士结复社攻马士英、阮大铖。清兵入广州，瑞隆被捕。后放还，隐于城南鸠、艾二山间。有《临云集》。

竹枝词

蝴蝶花开蝴蝶飞，鹧鸪草长鹧鸪啼。庭前种得相思树，落尽相思人未归。

选自丁福保编《清诗话》本《渔洋诗话》。竹枝词本民间歌谣体，文人拟作，也应以带有歌谣的情调者为佳。本诗前两句重复“蝴蝶”、“鹧鸪”的字眼，而前后的词意却有不同，这正是民歌中常用的技巧。末句“相思”二字，语意双关，既承前句写树，也与“人未归”三字紧接，极饶民歌之趣。王士禛《渔洋诗话》特举此诗，认为是可传之作。(陈永正 梁守中)

方维仪 (1585—1668)

字仲贤，桐城(今属安徽)人。明朝大理少卿方大镇女，女诗人方孟式妹，嫁同邑姚孙榮，仅二载，姚故去，无子，请归母家守

志。与其嫂共同教育侄方以智。尝取古今女子之作，编为《宫闺诗史》。善绘画，白描观音尤为精工。有《清芬阁集》。

秋 亭

清风池馆秋，落叶水东流。竹响余青断，花飞空翠收。远山移秀色，乔木蔽高楼。可惜荒烟里，孤亭向晚愁。

选自黄山书社排印本光铁夫所编《安徽名媛诗词征略》，下同。本篇描绘了一幅疏淡高远的秋色图。首二句语言平易舒缓，绘出池馆清风习习，落叶随流水漂向东去的情景。三、四句节奏渐紧、音调渐促，诗人写竹子在风中敲击，青翠的颜色逐渐变黄，花飞片片全都飘撒空中，句中的“断”字和“收”字，有力地表现了秋风的强劲，表现了秋天的肃杀之气。“远山”二句描绘寒山转苍翠、乔木掩蔽高楼的远景。末二句点题，突出暮霭迷离的秋原上，一座独自兀立的孤亭的冷落、寂寞。全诗清丽幽冷，可以看出王维山水诗的影响。（沙灵娜）

老 将 行

绝漠烽烟起戍楼，边笳吹彻海风秋。关西老将行无力，驻马闻之掩泪流。

这首诗描写在绝远的大漠，当守卫的望楼燃起烽烟，在海风

充满秋凉，胡笳吹遍边地的时际，军情紧急，而关西老将已经年纪高迈，步履艰难，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横戈跃马、驰骋疆场报效国家，当他听到战事即将爆发的消息，只能勒马悄悄流泪。本篇前两句写边地景象语言凝炼概括，后两句虽只用素笔勾勒，一位爱国老将的形象却十分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诗人不重在细致地叙事，而抓住关西老将内心的要核，体现了以少胜多的美学原则。这首诗明显地受到王昌龄、王维边塞诗的影响。(沙灵娜)

许 虬

字竹隐。江南昆山(今属江苏)籍，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恩州府推官，终永州知府。虬与弟复、妹定需、子心辰、侄廷鏘，女心榛、心碧、心檀、心灋并工诗，一门联吟，吴中欣慕。“虬诗学六代三唐，才清飙举，惜少持择，苦于不似。”(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有《万山楼诗集》。

折杨柳歌 (选一)

居辽四十年，生七十岁许。偶听故乡音，问爷此何语？

选自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五。原作共三首，所选为最后一首。诗中运用反衬手法，借小儿天真无邪的问语，表达诗人浓郁的乡愁。全诗语言质朴，感情率真，“竟是齐梁间北国歌辞”(沈

德潜语),可谓是文人拟乐府之佳作。(曾广开)

王猷定 (1598—1662)

字于一,号轸石,南昌(今属江西)人。明朝拔贡生,入清后隐居不仕,寄情诗文。工诗,精书法,尤擅散文。诗歌反映国难家祸,风格接近杜甫。古文成就极高,学习《史记》,又融合小说笔法,郁勃雄放,多奇气,转变了明末日趋琐碎卑弱的文风。其中传记文最足称道,均有浓郁的传奇色彩,有《四照堂文集》、《诗集》。

螺川早发

月落秋山晓,城头鼓角停。长江流远梦,短棹拨残星。露湿鸥衣白,天光雁字青。苍茫回首望,海岳一孤亭。

选自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四照堂诗集》。螺川即今江西省吉安市,滨临赣江。此诗是诗人抒发其清晨乘船离开吉安时的景况和感受。首联写螺川的早晨,月落山晓可知是农历月半前后的早晨,“秋”表示秋天,“鼓角停”表示黑夜已过曙光初现。这正是行人即将离去时的所见所闻,初步引出题意。颔联则重在“早发”:漫漫江流带着行人的乡梦飘流远去,舟子挥舞着短桨拨打着水中依稀可见的晨星的倒影。“长江”、“短棹”表示诗人乘坐的小舟已徐徐驶离,而“远梦”、“残星”云云正切合“早发”。此为舟行近景。正如一个高明的摄像师,他先是将镜头对准月落山晓,制造一种气氛、一种环境,进而便是一叶小舟带着行人缓缓离去的情